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六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沈浩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六　宋　家鉉翁　撰

宣公下 定王八年晉景元年楚莊十五年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或曰齊人歸疆於經凡三見惟此書法特異以我繫田春秋殆亦有意乎曰此為賂田來歸而書故與其他歸疆書法特異蓋天道十年而一周人事十年則

必變魯桓之簒隱也歷十年而無討春秋於是歲始書王以正之其冬三國來伐春秋爵以襃之為其能以兵向逆人之國也今魯宣之簒亦至此十年矣天王無討方伯不問齊人忽以賂田來歸春秋書齊人歸我濟西田非為賂田來歸而追齊人之討也亦非為賂田來歸而釋魯人之罪也蓋以十年之久天理必復齊人知罪之所在而自舉元田以復於魯天實使之非人力所能為也自是不數月齊惠忽以死告

天道至是一周彼其惡亦稔矣春秋書法所以特異於他者明天討也或曰魯宣其無討乎曰魯宣其首惡者也齊惠其黨惡者也春秋之討罪也必誅黨惡之人天道之禍滛也亦必誅黨惡之人襄仲敬嬴雖内蓄簒弑之謀然非齊惠主之彼無以成其惡赤齊之甥也殺之而立接姜齊之女也出之而立嬴凡皆齊惠之所為反道敗常絶滅人理今十年之久迄正天誅春秋於賂田來歸之後書齊侯元卒著其伏辜

而死也論者乃謂春秋録齊侯之改過夫既黨人之亂臣使之弑君篡國罪盈惡稔天誅將加乃欲以歸賂田自解是猶盜賊殺人而歸其財得謂之改過乎

春秋討之而非録之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義見上歸濟西田

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以為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因惠死而

逐之書崔氏非其罪也愚以其歲月考之是歲至杼弑君葢五六十年使杼得年七十此時方在弱冠不應權勢已盛為人所畏疑非崔杼之身或其父或其族皆未可知春秋繼齊惠之死書崔氏出奔誅高國也君身未寒而逐君之黨併及其族無君也推是心以往亦何不為宣殁而魯人逐歸父惠死而齊人棄崔氏皆無君也春秋之書之乃防微杜漸之意不為崔氏與歸父而書也傳家以為書氏者志其無罪非

經意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此奔齊喪也天王之喪魯不奔不賻今也懷輔墓之私恩為齊奔喪事之悖也春而書公如齊公至自齊曾未數月又書公如齊公至自齊備書所以貶也春秋於魯之大惡每備書以見義不加貶斥而義自見此類是也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或曰君無道見弒稱國以弒傳例也齊懿奪閻職之妻刖邴歜之父以是見弒春秋書齊人弒其君商人陳靈朋淫殺諫罪浮於商人弒者以氏名書何邪曰不著徵舒氏名無以見禍亂之所從生討徵舒亦所以治平國也杜元凱以為陳靈惡不加於百姓故稱臣以弒此為例所拘强求其說失之遠矣或曰是時諸侯弒君者四國魯之宣宋之鮑罪兼篡弒者也鄭歸生以一朝之忿犯上作亂夏徵舒不堪朋淫之辱

以取覆亡是四人者使當夫子之世沐浴請討宜當何之曰宋鮑魯宣宜先討者也歸生其次也徵舒雖有弒君之罪亦有可憫之情楚莊苟欲伸討弒之義當先討宋魯之二弒否亦當正歸生之戮今捨其大而治其細末又因以為利此逐利之師非討逆之師也學春秋者當首辨乎此義又詳見楚入陳

六月宋師伐滕

宋鮑鬩晉之多故而用師於滕圍之未服又從而伐

之末必無宋襄執嬰齊之心襄且不能有成而況於鮑
乎春秋之書之所以貶也胡文定謂宋大國爵上公
霸之餘業鄰有弑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衆以伐
小國論則美矣而非所以責宋也夫仗義者可以伐
不義無瑕者可以戮人宋鮑乃弑賊之未討者責弑
賊以討弑賊非春秋垂法示後之意也鮑弑其君而
篡之罪浮於徵舒而望其能討徵舒萬萬無是理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四國伐鄭以其貳於楚也春秋皆人之人四國所以人晉也夫躬天下之難而後可以責人之從己未聞躬天下之易而責人以難從也齊桓晉文所以得諸侯以其内獎王室外攘荆楚救災恤患汲汲乎躬天下之難諸侯有所恃荆楚有所畏是以得成其霸業自晉襄之歿靈成景三君皆不克負荷而楚莊日以盛强北向而爭諸侯今日侵陳明日侵鄭甚者觀兵

中原將逞其所大欲晉人僅出偏師復畏避退縮不敢輕犯楚鋒惟伺楚轍之南釋憾於一二小國今又合諸侯以臨鄭縱能得鄭保楚師之不再出乎是所謂躬天下之易而責人以難者也或曰當是時何者為難何者為先曰翦篡鋤宄霸政之最先者也自趙盾為政宋齊魯皆嘗弒其君而篡國盾内有所慊一切置而弗問今郤缺為政苟有志於求諸侯當先治諸侯國之弒其君夫然後名正而辭直義立而威行

不知出此乃率三國以伐鄭而以討逆遺楚遂使楚國挾仗義之名以風示天下晉之霸業從是愈衰國無人焉耳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公羊曰稱王季子貴也母弟也魯宣即位于今十年僅一遣蔑如京師而王隨使貴介弟報之王之遇魯可謂厚矣而宣也惟知屈已於齊所以事王者蔑如也胡文定曰宣公不朝周而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

侯之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葬縱

未舉法勿聘可也而使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此論

固正愚以為魯則有罪而不可以此責王也周自惠

襄而降日趨於削介弟聘魯猶曰厚往薄來吾以懷

諸侯也王益謙魯益慢魯實可誅春秋比事而書責

魯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滕何負於宋而宋伐之邾何負於魯而魯侵之皆由

中國無盟主强陵弱衆暴寡而莫之或禁也胡文定於宋之伐滕魯之伐邾皆責以不能討陳人之弑君者愚以為非所當責而責也宋鮑之弑昭魯宣之弑赤皆弑其君而簒其國有帝王在上必誅而不以赦者也陳靈淫於夏氏為徵舒所戕陳靈固有以自取徵舒之罪猶下於宋魯之二弑賊今責二弑賊以討徵舒是為以亂治亂其無乃不可行乎

大水義併見後饑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行父未返而歸父復如齊左氏以為伐邾故非也行父如齊以頃公初立而往禮之常也歸父如齊則宣公使其私暱臣布腹心於齊侯非禮之常也歸父者襄仲之子厥父弒齊甥而立宣公齊惠實為外主今頃公新立懼有討焉故使仲之子如齊重致卑屈以逭篡弒之討春秋比書二使之出誅其姦也非為伐

郲故

齊侯使國佐來聘

未踰年之君不得以父道自居也故稱子不得已而交於隣國稱子不稱侯今國佐之來致命為侯春秋為其以父道自居故書以貶之

饑

自宣公即位以來六年書螽七年書大旱今書大水復書饑咎證頻仍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旱而書大旱

水而書大水以變常書也水旱所及者廣是為變常

宣以臣而弑其君以子而逐其母罪大惡極天討未

加發而為水旱之災百姓重受其虐春秋書之以垂

戒於後

楚子伐鄭

胡文定謂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為貶辭此年楚子

伐鄭稱爵者為直辭愚謂經固有辭同而義異者此

楚子兩伐鄭無不同也春秋自比歲以來憂強楚之

遂霸中國是以正其名曰子所以抑其僭號示天下共主在周楚人不得干也故其憑陵中國也自將則書楚子其臣將兵以出則書楚人非襃貶之所在也蓋書爵書人在中國諸侯則為襃貶楚既僭號自絶於王春秋書爵以正之非所以襃之也此兩伐鄭皆貶辭非直辭也若曰九年郤缺救而得書此年士會救而不得書則義各有在郤缺始為晉政而出師救鄭敗楚栁棼與其能救也士會用偏師無益於救鄭

是歲鄭即從楚是故略而不書耳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穀作夷陵

此陳鄭俱服于楚中國之憂也而陳止齊乃云序楚子於陳侯鄭伯之上初與楚以霸患竊未敢以為然也春秋以正僭竊為先不與僭竊者主齊盟也而楚僭竊之尤甚者春秋攘斥之不暇孰云與之以霸乎序楚子於陳侯鄭伯之上著南蠻之子國而僭居

中國侯伯之上義內外之辨也亦以卑從楚之二國也葢齊桓晉文所以大有功於當世以其內奬王室外攘僭竊有以大服諸夏之心是故與之以霸楚日以僭王窺周為事春秋大經大法在於斥絶之而已矣何與霸之有哉而況是時陳人專意從楚怙凶鄙惡有年數矣今而陳國有難楚當為之討賊彼徵舒特一匹夫耳即辰陵之會召而戮之何難乃特為是滅國之端利而為之詐而成之夫豈春秋之所與乎

大率僭王之楚不可以霸中夏彼僭王而許之以霸是二王也讀春秋者謹之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前伐郯取繹與此會齊伐莒皆以歸父將此歸父為國生患求多於小國春秋之書之所以誅也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楚何為而盟陳鄭于辰陵求霸中國也晉霸國也不能輯和諸侯乃會狄于欑函比事而觀晉之卑亦甚

矣或曰晉自靈成以來非楚之敵度德量力無亦春秋所與乎愚以為楚固前日之楚晉亦文襄之晉也文襄用之霸中夏而有餘靈成用之自保其國而不足亦存乎人耳由趙氏秉政諸大夫各私其私莫有以國事為已任者君庸臣專如負烏獲之力而弗克舉鼎非其力之不足也春秋書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繼書晉侯會狄于欑函比事以見貶斥其義甚明也春秋中年多比事以見義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孔寧儀行父于君弑之後懼罪奔楚

或曰楚莊以諸侯之師伐陳討夏徵舒弑君之罪春秋不書楚人伐陳直書楚人殺陳夏徵舒繼書楚子入陳又繼書納孔寧儀行父于陳曰殺曰入曰納其旨安在曰春秋不與楚以討賊之義也夫所謂討仗義而往奉辭而伐誅其人定其國而去之巳無所利焉是之謂討今楚莊入孔寧儀行父之邪謀以詐而

襲陳以利而出師縣其土不能得則納其首禍之人始乎詐終乎悖春秋書殺書入書納不與楚以討賊之義也蓋陳者楚之與國怙凶黨惡幾年于兹晉人招之不來伐之不屈託國於楚者也令陳靈見弑為之討賊非楚而誰乃仗義以為利幾欲覆亡人之國討賊者不如是也而況夏徵舒陳之一匹夫本非秉權用事之人君無道汙於其家彼不勝忿起弑之非若魯襄仲鄭歸生晉趙盾弑君立君威行中國必待

外兵而後可克也楚莊有意為陳討賊即辰陵之會召徵舒而戮之陳無事矣乃於既盟之後遽興掩襲之師入陳而遂縣之仗義以濟利假信以行詐此春秋之所甚惡也幸而從申叔之言事弗獲逞猶納其朋滛首禍之人俾復為政於陳國則其區區本心猶在於利特畏晉兵之來救是以亟舍之而去非知其不義悔之而不為也故曰楚之入陳乃逐利之師非討逆之師也是役也楚以諸侯之師伐陳春秋不書

楚人伐陳直書楚人殺陳夏徵舒言徵舒不待兵而可取也繼書楚子入陳言徵舒已死楚猶入陳其志不在徵舒也又繼書納孔寧儀行父于陳言其黨惡崇姦以亂濟亂非真能討賊者也書法較然甚明而諸儒競謂春秋與楚莊以討賊何偏見若是乎齊桓晉文斷斷以明義自見徒以執心不純聖門學者猶羞稱之楚莊乃以亂濟亂者而謂春秋與之以霸無乃辯之有未明乎○其後楚靈滅陳與蔡一踵莊之

所為仗義以行其大不義祖宗之所為子孫胥而傚之以是殞身覆國其所由來者漸矣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賊討書葬固春秋所以垂法然亦有不容例觀者陳靈之葬是也靈死迨今二年始以葬書葢孔寧儀行父為之葬之彼以淫亂見弒今復為淫黨所葬非國人葬之也春秋繼孔寧儀行父之歸而書葬義葢在此非為賊討而書也

楚子圍鄭

比歲晉楚爭鄭春秋皆不與也晉不能宗主夏盟恤災救患惟欲小國之從已楚不能削去僭號守禮尊王惟求稱霸於中夏春秋實交責之而責楚為甚故數歲以來楚用師於陳鄭宋春秋一以楚子書志楚莊負恃才智窮兵日夜不息目其身而責之非爵也是役也左傳謂楚克鄭入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莊退三十里而與之盟蓋晉師已起楚聞之而亟去

非得鄭而不取也

夏六月乙夘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論者謂邲之敗春秋遂與楚以霸愚竊以為不然也春秋固責晉矣而未嘗與楚也是役也晉出師救鄭而春秋書晉荀林父帥師及楚戰不以救鄭書以其緩不及事鄭既屈服於楚無救鄭之實故不與之以救鄭之名葢責晉也非與楚也晉前此救鄭及陳僅出偏師實無戰楚之心今也諸侯卿皆行兵勢甚壯

而林父逗撓不進惟譽楚之强盛倡衆退師於是諸卿之在行者皆無戰情兵未交而氣已索其稍知自奮者先縠一人耳傳所載先縠之語辭直而氣壯國之良也羣帥嫉之此外魏錡趙旃皷勇欲戰亦謂其以求卿不得怒而欲敗晉師此皆林父及諸欲遁者疾之而加之以罪左傳紀之後人信之變亂曲直甚矣春秋正林父失律之誅書荀林父及楚戰于邲晉師敗績責林父也非與楚也召陵之師城濮之戰齊

桓晉文躬擐甲冑為諸侯先是以克濟有功晉自靈成迄景童騃無知仰成羣下日底於削令楚子自將圍鄭而晉僅以諸卿當之諸卿復人自為謀不相統一欲戰者二三欲遁者六七以此衆戰烏得不敗春秋責晉諸卿之不忠所事是以書法特峻夫豈以晉一敗之故遂與楚以霸乎齊桓存三亡國義士猶或非之況僭王之楚可使之遂霸中夏乎止齋名儒立論如此恐為後人之惑不得不辯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宋之附庸也楚莊入陳圍鄭敗晉于邲窮兵力以威上國志得而驕睥睨於宋故滅蕭以動之自是宋始多事易子析骸之禍權輿於此春秋之書之不惟罪楚亦以憂中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幽之同盟内外小大翕然來同齊霸之方興也新城

之同盟諸侯之散者復合晉霸之漸衰也清丘之同盟異者衆而同者鮮晉不復可言霸矣而春秋於四國之為此盟猶以同盟書嘉其不以勝負而為從違舍燎原强盛之楚從喪敗方新之晉是故猶許之以同盟然視於幽之同盟則不可同日語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伐人者多不為春秋所與此之伐春秋無譏救人者多為春秋所尚此之救春秋有貶蓋宋伐陳義之所

得為也前日楚子滅蕭滅宋之附庸也今宋人出師伐陳亦伐楚之與國何為而不可衛之救陳以晉師新敗謀自結於楚非知義之當救而救之也胡氏謂陳有弒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討之既縣陳而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多責宋不能內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也衛以救書者見宋師之非義陳為可恤也愚竊以為未然楚挾仗義之名以行其大不義用詐入陳幾欲亡人之國春秋不與也宋先

代之後廼心中國出師伐楚之與國為人所難謂之非義不可衛甯受盟于清丘乃救陳以求媚於楚謂其救之為義亦不可也春秋之義在於攘楚胡氏以楚莊縣陳為討賊主張太過似據正而實不然前既備論復於此而窮其說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公羊作伐衛

夏楚子伐宋

或曰楚子伐宋義乎否乎春秋與之乎否邪曰春秋

不與也葢宋可伐也而楚之伐之則自爲其私也宋鮑弒其君而篡國迨今十有餘年獨鄭人與之爲大棘之戰稍能治其簒弒之罪楚不能親用師於宋也去年冬忽鼓其入鄭之餘勇滅宋附庸欲以威示宋人使之從已宋不爲動茲遂以兵伐宋左右望而罔市利齊晉桓文有不爲也春秋自數歲以來楚有侵伐一以子書不但正其始封之名亦以著楚莊黷於用武當服善戰之刑孰云其爲爵乎

秋螽公羊作螺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穀梁作穀

邲之敗荀林父身為主帥逗撓畏怯甫及河即議退師士會而次莫不皆為避楚自全之計獨先縠毅然請戰曰成師以出聞敵强而退非夫也又曰由我失霸不如死忠憤激壯惟敵是求而諸帥黨於荀氏惟恐退之不速坐是故敗林父當服上刑先縠不惟無罪猶可奬也蓋退師者衆人之所欲進戰者衆人之所

忌故逗撓畏怯者得無事而忠憤激壯者反受戮由晉景昏庸不君以致用刑舛錯晉自是愈不競矣春秋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著先縠之無罪也胡氏乃謂先縠違命元帥不能用刑以此致敗此以左傳之浮辭而為春秋之予奪愚竊未敢謂然也自先縠死晉大夫各為其私計莫有身任國事者晉坐是日削讀春秋者試以是觀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據傳孔達自以其身紓衛國之患非衛人殺之也春秋書衛殺孔達著其有罪也孔達為政於衛不能輔其君以從中國而背清丘之盟救陳以諂楚謂之無罪不可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邲之役楚莊身履戎行晉景畏懦不出諸卿自荀林父以下望風震怖是以取敗晉人知之此行勸其君

自將伐鄭以示其整雖無能有為逡巡引退而春秋猶書晉侯伐鄭嘉其稍能自强庶幾復振之耳嗟夫自晉襄之殁靈以汰而殞身成以庸而失霸景以闇而致敗晉非前日之晉矣而春秋猶拳拳於晉不欲事楚之遂霸中國故於清丘之盟則書同盟此行伐鄭晉以爵書為中國喜也論者以春秋霸楚蓋考之未精耳

秋九月楚子圍宋併見下宋人及楚人平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歸父襄仲之子也厥父外交强齊弑君專國罪大而莫之討雖於魯宣有援立之恩而人臣外交强國漸不可長亦魯宣之所宜以戒者也前使之會齊人伐莒今復使之會齊侯于穀賊臣孽子世濟其姦推是以往將何所不爲春秋書歸父會齊侯繼書歸父會楚子比事而書深著履霜之戒非謂大夫伉諸侯而

書也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或曰魯公始盟楚于齊春秋為之諱及盟于宋不書諱也今歸父會楚于宋不復為公諱何歟曰始而盟魯人猶或恥之為之諱所以存其羞惡之心至於再至於三魯人不復以事楚為恥直書其事不加貶斥而義存於其間矣楚自伐宋於魯本無所預而魯人震慴若禍之已至正由宣公以簒弑得國十有五年

未有能討之者今見楚人戮陳夏徵舒懼而往會將以追弑君之討此必公孫歸父為之謀也彼為襄仲之子故内自慊而為此傳者以為仲孫蔑所請恐非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春秋於晉楚盛衰之際書法極為謹嚴諸儒解説雖多愚以為未盡得聖人意也自齊桓之殁荆楚之兵始横行於天下當時與之立敵者一宋襄而已春秋序宋公於楚子之上深與宋襄能以攘楚為已任不

以其見執於晉楚遂棄之而弗錄也今也晉政日衰又敗于邲威望日損與齊桓歿時事有相類者宋文乃能於此時抗楚而即晉不改其平日楚滅我附庸吾則伐其與國楚過我而不假道吾則戮其使人毅然特立有宋襄之風楚莊以是伐而圍之勢雖危迫猶不肯為城下之盟春秋是以嘉之書曰宋人及楚人平貴宋也著宋之義足以敵楚之强也論者惑於公羊之說以為子反華元私以兩國情實相告而罷

兵此齊東之語必無是事左傳所記者乃其實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公羊傳例曰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爲當時諸侯强暴侵陵滅無罪之國者言也若赤狄爲肆侵畧患芟而夷之亦義之所不容已者滅例不爲此輩設也武王之有天下滅國五十皆紂黨之爲人害者而况潞氏之輩日以肆爲侵暴爲事嘗滅我列國諸侯矣今中國諸侯討而滅之愚以爲春秋無譏也胡文

定乃謂赤狄未嘗侵犯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强暴以滅之不仁甚矣以為春秋責晉其不然歟狄之侵暴中國抑亦久矣自齊桓之霸狄已强盛桓公之憂在楚欲治之而未皇也自是以來狄楚交為中國患至宣公之世赤狄始見經傳所書齊楚晉皆嘗被其侵擾晉景之姊有為潞子夫人者其臣酆舒殺之强暴可以想見晉之伐之亦有不容已者陸渾無罪而滅胡氏以為春秋録楚之有功赤狄有罪而滅胡氏

乃以為春秋責晉之為暴此愚之所未喻也或曰先儒以赤狄為唐叔之後若何曰春秋初年三綱雖淪中國諸侯未有以女嫁同姓國者潞子娶晉景之姊其非唐叔之後歟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杜氏為王子札文之誤

王札子者王之昆弟挾王寵作亂專殺大臣春秋之書之譏王室之無政日趨於亂亡也左傳謂王孫蘇

與毛召爭政使札子殺毛召則首亂者孫蘇然非札子則無以成其亂非王寵札子而假之以權則札子亦無以為亂故書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譏在王也若札子孫蘇之罪不待貶斥而自見

秋螽公羊作蝝義併見下蝝生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公羊作牟婁

高固挾齊侯輔篡之恩娶宣女以為妻魯之大辱而宣不以為辱也今高固自以其國事而出宣使大夫

侯之於途諂事外臣而自削其國體春秋書之所以貶之

初稅畝

公羊曰稅畝者何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曰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

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此譏井田之法至此始壞也夏后五十而貢一夫受田五十畝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法之未盡善者也殷人七十而助以六百三十畝為九區每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田七十畝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此井田之始也孟子謂耕者助而不稅是也周制九百畝為井田八家同井其中為公

田一夫授田百畝耕公田十畝餘公田二十畝為廬舍及場圃民出其力以耕公田是之謂藉蓋推廣商家之助法雖曰什一實什一分而取一又輕於商家之助矣井田之制至周而大備助而不稅者也令宣公以簒弒得國旱乾水溢蟲螟之變無歲無之用度不給乃變周家盛時之制履畝而征之是之謂稅夫助而不稅周制所以為善也令以稅易助不計歲之豐凶公田私田所収之多寡立為定數而取焉後之言稅者昉乎此

此成王周公之罪人也井田之法自此始壞春秋書以責之

冬蝝生

宣公六年螽七年大旱十年大水十三年螽十五年又螽自入春秋魯之先公水旱螟蝗未有若此其頻者也用度不足乃復變井田之古法而税畝焉蝝生之應繼之胡文定曰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高郵孫氏乃曰蝝者螽之子也春秋之秋夏時之

夏春秋之冬夏時之秋螽為災於夏而蝝生於秋一歲而再為災耳孫氏之說惑於周正者也螽為嘉穀之害既見於夏矣乃復遺種於冬將為嗣歲之災故書蝝生為嗣歲耳

饑

春秋於稅畝之後既書蝝生又書饑以見宣公率意妄行輕變古制上天示異應之以災蝝生自一時而言也饑自一歲而言也公羊以為宣公輕變古制應

是而有災故書蝝生范注穀梁乃曰蝝者緣也緣宣公稅畝故生此災以責之意與穀同蝝緣之義鑿鑿蝝饑皆變古之應故繼稅畝而書之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晉師滅赤狄潞氏討有罪也旣滅之矣而復用師未已是必欲窮極其黨類盡夷滅之而後已夫豈仁人之所忍為故書人以貶之前日楚人圍宋晉坐視不救諺曰鞭長不及馬腹今滅潞氏矣又滅甲氏可已

而不已志存乎逐利而不能赴人之急謂諸侯之從我者何

夏成周宣榭火公羊作謝　公穀作災

公羊曰成周者東周也宣榭者宣宫之榭也何言乎成周宣榭災樂器藏焉爾其説以為宣王廟藏樂器之所宣王有中興之功世世不毀故其廟至此尚存穀梁亦以為藏樂處惟杜元凱得之其説曰榭者講武屋别在洛陽者爾雅無屋曰榭楚語云榭不過講

軍實是其證也宣者服虔以為宣揚威武之處恐未然嘗聞之師宣王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東都洛陽也其講武之處至是猶存乃燬於火聖人傷修車選徒之事不復見於衰世故書公羊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何休因是謂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榭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為王者後記災也此為公羊之學者造為怪僻之論

非經意學者不必惑

秋郯伯姬來歸

左傳曰出也女生而願為有家故嫁者謂之歸人道之常也見出而曰來歸著其變也內女之嫁必書嫁而不書郯之伯姬與杞之叔姬是也始嫁不書不與之以夫婦之道出者與出之者皆有罪焉耳義見成

五年杞叔姬來歸

冬大有年義已見桓公三年書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同盟春秋之所貴也而晉景清丘斷道兩盟皆以同

盟書何哉聖人幸中國之猶能自振喜諸侯不忍遂

從於夷特書同盟以襃之既書同盟而五國之君並著其爵貴之也是時楚莊之氣燄大張晉景之屠庸日甚而聖人於清丘斷道之兩盟深致其嘉獎拳拳於望晉而論者不察遽謂春秋與楚以霸其害義豈不甚哉穀梁曰同盟者同外楚也或謂諸侯同欲伐齊非也伐齊之議出於郤克一人之私春秋尚不與其伐豈以是故而與之以同盟乎明年晉侯衛世子臧伐齊諸侯不預有以見斷道之同盟欲外楚春秋

是以貴之清丘斷道兩盟皆幸其猶能同也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穀梁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胡為而不去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是取貴乎春秋愚謂大夫卒而書者以其為大夫而得書也叔肸不為大夫其卒也特見書以其人可書

而書也自入春秋毋弟氏名登於簡册者率以驕盈致亂惟叔肸以節行見稱卓然榮利之外而不廢親親之恩非學問君子而能之乎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或曰楚方為中國患而晉率衛以伐齊春秋之無貶何哉曰齊自懿惠以来比世再簒怙其強大猖狂妄行漁獵小國其罪亞於强楚莫有能治之者今晉景一旦發憤躬履戎行偕衛人以為此役伐其所當伐

也春秋之義强者抑之下者舉之晉景懦無立志自甘於削者也忽興師伐齊亦足以聳諸夏之聽春秋何貶焉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穀梁作繒）

邾人當宋襄之世執鄫子用之于社左傳歸罪於宋襄愚竊疑焉嘗辨之於前矣今之邾人復戕鄫子于

鄫鄫之受禍烈矣邾之無道甚矣蓋復讎天下之大義鄫之先世殞命次睢子孫偷生苟完無有能以復讎為事者至於今日重遭仇邾之毒彼亦有所侮而動耳昔也戕之于邾臣子欲救之而莫可今戕之于鄫臣子亦復坐視而莫救春秋書邾人戕鄫子于鄫言其空國無人盜賊橫行至於殺其君莫有為之討賊復讎者鄫之臣子皆有罪焉耳

甲戌楚子旅卒穀梁作呂莊王也共王立

楚非書卒之例此其卒之何卒之以子也前是不卒此而始卒之何為其愈僭而卒之以子也楚自入春秋以來迨今百年武文成穆更起旋仆未有窺周室之心也至楚莊觀兵中原睥睨周鼎挾智任詐欲遂其僭王之夙心故春秋書法至此為之一變方其存也正其始封之名會盟征伐一書之曰子抑之也迨其没也復正其始封之名卒之曰子而不與之以葬亦抑之也抑狂楚之僭名示海内共主在周楚雖盛

强欲僭而莫得也論者乃謂春秋進之是以爵之貴之是以終之非知春秋者也公羊謂吳楚不書葬所以避僭王之號得聖人正名之㫖矣或曰楚莊書子如爾所言固春秋所以抑其僭楚莊之功其併不録乎曰春秋所謂功安中國也尊天子也楚莊用兵不戢志在僭王彼所謂功乃彼之功也於中國何有哉於天王何有哉乃若今年伐陳明年伐鄭又明年滅蕭圍宋愚見其為罪而不知其為功也春秋何取焉

秦穆蠲然賢君尚不得與桓文俱霸而況於楚之不軌者乎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公穀作檉）遂奔齊

文公之殁春秋書公子遂如齊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志襄仲敬嬴之弑謀成于齊也今宣公之殁春秋書公孫歸父如晉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奔齊著

宣公之終歸父之逐謀洩於晉也歸父襄仲之子為宣謀去三家以張公室其心雖未可知其事未為不是而謀之不臧乃欲因大國之力鋤而去之豈不思晉之諸卿自趙盾秉權而後怙黨植私漸至不制魯宣欲去强宗夫豈晉卿之所願必有以其謀馳告季氏者歸父未及返命魯宣忽焉告終豈罪之盈而天討及之邪抑謀之洩而為其下所先也季氏不以君薨為戚肆出悖言追仇既往首逐其腹心用事之臣

此時此心犯上作亂何所不為春秋於公薨之後繼書歸父奔齊所以著季氏不臣之跡其旨微矣自茲以降政在強家魯君不復能君禍端亂本實肇於此時彼篡人之國季氏亦竊其國出爾反爾尚復誰尤春秋之書之所以致亂賊之討垂將來之戒云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七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沈浩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七

宋 家鉉翁 撰

成公上 名黑肱宣公子魯世家以為穆姜子疏疑其非定十七年立是歲晉景十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此夏正之十二月當薦冰而無冰是以書譏冰政不舉而廢禮也月令仲春之月鮮羔開冰先薦寢廟詩豳

風七月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取冰三之日納于凌陰謂正月藏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開冰春秋書無冰者三而皆在正月以冰政不舉藏冰薦冰之月而無冰故書以譏之或指此為周正之二月非也

三月作丘甲

此譏成公初政之悖謬也國君即位之始輕變先王制度求多於民此春秋所為譏也丘甲之說三傳不

同公穀謂古者士農工商各有其業甲非人人所得而為也今課丘民自為之甲非正也此説似未得經意杜氏謂古者四丘為甸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魯使一丘之人而出一甸之甲是以譏雖粗釋丘甲之義而一丘之人豈能出一甸之甲成公雖未有知其用事者求多於民亦未至若是之甚也案周禮及司馬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五百七十六夫共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令作丘甲云者使每丘而出一甲云爾每丘而出一甲則一甸而出四甲視舊增多一甲庶乎其可行如杜氏之說使丘出甸賦四邑十六井百四十四夫而出三甲是一甸而出甲士十有二人視舊增多三倍斷乎難行只如前說每丘出一甲庶得丘甲之義蓋古者自邑而丘賦以馬牛自丘而甸乃賦以甲令丘出一甲是每乘增甲士一人古兵制始壞於此矣○又案司馬法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

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作丘甲者牛馬之數皆如舊惟每甸多增一甲耳每甸多增一甲即每乘多增一甲而李靖所以告太宗者又若不同其說謂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則其釋甲字之義又若與前說有異若魯人每甸而增一甲則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視舊又增甲士徒兵二十五人矣杜氏謂一甸增甲士九人為十二人者尚不可行此欲增二

十五人以成百人之數尤恐難行不若甸增一甲之為酌中當時所增不過如此而已諸儒有援李靖之説為言者故因講之及哀公十二年用田賦馬牛視舊頓增三倍甲士視此亦必增始作俑者其成公乎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先是襄仲之子歸父為宣公使晉謀挾晉援以去三桓使未及返晉大夫洩其謀以為市於三家宣公驟

甍歸父為三家所逐於是魯始專意事晉晉人亦欲懷魯故不憚親屈而為此盟是行三家不往會而使臧孫自行者猶懼晉人或入歸父之言有討於彼及赤棘既盟三家者安意肆志益無所憚矣○春秋中世以後諸侯之大夫多自結於强國魯之季氏衛之孫氏宋之華氏皆結於晉者也不特外交其君又賂以結其大夫故君常見疎於大國臣反挾大國之援以脅制其君亂亡所從始也是故春秋深著人臣外

交之戒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公穀作貿戎

穀梁曰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為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尊謂王親謂魯此義正矣但公穀皆以為晉敗王師則無是也左傳謂晉侯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而伐之敗績于徐吾氏此其實也不言及戰而曰王師敗績于茅戎非王之敵以王自敗為文所以明尊卑

之分也或曰桓五年五國從王伐鄭敗也不書敗莊六年王人救衛師無功而朔入亦敗也不書敗此伐戎不書伐而書敗何邪曰鄭諸侯也而稱兵侵犯王略齊宋陳蔡亦諸侯也抗王師而納出君皆叛也春秋不書敗諱中國之有叛臣也茅戎王者風化之所不及又何責焉是故不諱敗然所以書譏王朝無用武之素備既和戎而又伐之以此取敗威令愈不振矣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此齊人爭魯於晉也前日魯宣專意事齊晉莫如之何也今魯人去齊而即晉赤棘朝盟齊師莫至若齊頃者真冒不韙之愚夫哉書齊人伐我所謂目其人而貶之也傳者謂季孫與郤克俱使齊為頃公所侮辱以是起兵端夫既辱晉使又以兵加於魯則其志在於與晉為敵及晉魯衛合兵以來乃敗逋不旋踵

好戰而不度力其頃公之謂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及戰之例前已屢見茲不復重述此齊人既伐魯取龍乘勝以伐衛衛人出師禦之而敗葢新築衛地故也左傳謂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似謂衛人啓釁非其實也宣公季年衛世子臧偕晉侯伐齊故齊為此以報之胡氏謂春秋使衛主戰責在

衛葢春秋多以被伐者為主而褒貶初不在是前日伐我北鄙與今新築之戰皆責齊著齊頃陵暴小國之罪見鞌師所從起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或曰鞌之戰晉為魯衛出師伐齊抑强盛扶微弱亦義師也而春秋書法如此何邪曰師以魯衛為名實

則郤克季孫逞其私忿耳初郤克季孫俱使于齊為頃公所侮辱郤克歸而怒請伐齊晉君嘗與衛世子臧伐齊受盟而歸齊既服矣而郤克之怒未已齊復侵魯伐衛魯衛求救於晉皆主郤克於是晉人大興師以魯衛為辭其實郤克季孫共憤前辱思一洗之耳魯前日受欺於齊多矣商人無道弑其君執我叔姬又以兵加於魯至再三魯之君臣一以隱忍為事今而四卿俱行傾國以出甚矣夫季孫之怒也晉人

前年戰楚于邲自荀林父而下皆逗撓自私望敵奔北今郤克獨將而前敗齊師幾獲其君東侵薄海受盟于袁婁乃還甚矣夫郤克之怒也是怒也純為國歟抑亦為其私歟使郤克季孫無前日之辱其憤怒激壯能若此乎故齊可伐也晉為魯衛而伐齊非無名也然非郤克行父之怒則師不大出卿不皆行戰亦不如是之力則是役也所就者小所損者大矣是故春秋不之與凡內大夫帥師惟主帥得書今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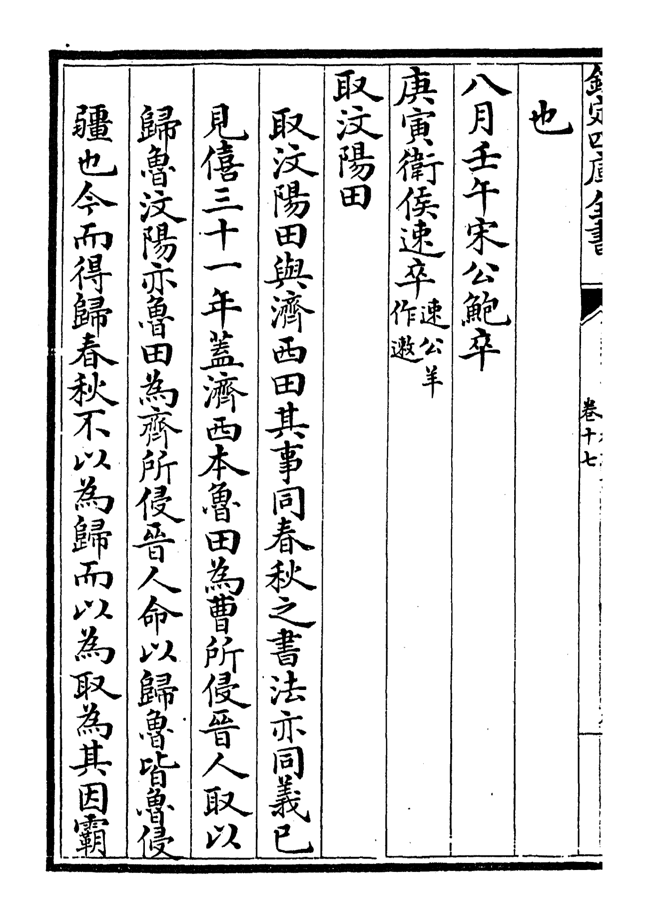
卿俱書以見羣下知有季孫而不知有公室勝齊不足喜三家自是愈專而公室微矣晉鞌之戰作六軍而六卿專晉之漸亦見矣衛孫氏秉政世為卿良夫之子林父實為亂首逐君立君而衛幾於亡矣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郤克季孫良夫是矣○魯諸卿俱帥師又見昭十年伐莒哀二年伐邾邾之事又與此異三家專兵不假它族為助丘甸卒乘悉為三家所有其君孤立於上國益不可

為而春秋終𫎇之戰乃魯三卿擅兵之始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梁作爰婁）

或曰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盟一也然陘之役春秋書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𫎇之役則書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曰此所謂强者抑之下者舉之春秋一與一奪之權衡也召陵之師諸侯皆在兵力甚壯而桓公乃能以不戰服楚春秋

是之是故書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志桓公退師而與之盟也鞌之戰郤克既敗齊師極其兵力之所至追奔逌于袁婁去國都五十里乃與之盟春秋惡之是故抑之書及國佐盟于袁婁志郤克進師將及其城下而與之盟也退而盟盟之以其禮也進而盟盟之以其力也春秋襃貶在是焉耳未幾齊從於楚反倡諸夏而為蜀之盟見其雖敗而未服此春秋書召陵之盟與袁婁之盟一字襃貶所以深切而著明



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速公羊作遬

取汶陽田

取汶陽田與濟西田其事同春秋之書法亦同義已見僖三十一年葢濟西本魯田為曹所侵晉人取以歸魯汶陽亦魯田為齊所侵晉人命以歸魯皆魯侵疆也今而得歸春秋不以為歸而以為取為其因霸

國之力而得之也霸國復不稟命於王分正疆理而擅其予奪此所以書取若此田非魯之舊疆必繫之於齊不直書取汶陽田書法坦然可見也說者以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疑此田為齊封内之田晉取以與魯是不然汶陽之歸晉實無道以此失諸侯不足言也義又見定十年

冬楚師鄭師侵衛楚共始立

晉既敗齊于鞌宜楚人之知畏而楚鄭乃反連兵侵

衛何哉曰齊固有罪晉伐之又伐之齊窮無所歸遂歸命于楚以為自全之計楚於是始大得志矣盖中國諸侯若宋若魯若衛皆微削不能自存惟齊秦為大國楚先已得秦得鄭得陳至是得齊而諸侯大國無不為之用遂侵衛以動諸侯魯人素無立志及是怖於隣震徃預嬰齊之會遂儕蜀盟由是觀之晉之伐齊為楚人敺諸侯耳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晉以魯衛之故大舉伐齊以治其憑陵之罪晉可謂有德於魯轍未及息遽為此行成公幼無所知凡皆季氏所為耳書公會楚公子嬰齊著其敗盟背德以望國之君而屈於楚之公子魯之辱也衛猶以被兵而服魯未嘗被兵直為虛聲所脅是故春秋責之深不復為之諱自楚人僭王其公子亦僭而稱王子久矣今書楚公子嬰齊春秋之削之也木訥乃謂楚降王稱子以自通於中國故嬰齊以公子稱楚方怙其

强大逞凶威以陵脅諸侯謂其能自降損必無是也凡讀春秋而有取於莊共之行事者講明未到焉耳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或曰前此晉敗于邲楚莊猶不得以號召諸侯今晉勝于鞌楚共乃能會十一國之君大夫為蜀之盟其故何也曰强人之憑陵中國未有無釁而動者也晉以郤克季孫之怒大舉伐齊敗之鞌盟之袁婁少伸

前日屈辱之憾而齊頃遂與楚合導之以為此來晉欲禦楚懼齊人之議其後欲更伐齊而懼楚人之乘其閒坐視莫如之何楚既入中原侵衛脅魯大會諸侯莫敢不至是以為此盟正由得齊故也是故春秋於此會責魯罪齊徧責中國之諸侯為其甘心從楚而不以為悔也春秋之義為魯諱惡今魯君預於盟會而不為之諱責之深矣齊霸國也每序在諸侯之上亞於晉今而降之於陳衛鄭之下罪之深矣以魯

君之親行知宋以下諸小國之君必皆預盟今自宋以下至於薛鄫一以人書所以徧責一時預會之諸侯而坐之以從逆之辟書法至為嚴謹是出於聖人之特筆夫豈舊史所能及哉嗟夫楚以一公子用師於中原而十一國之君大夫奔走聽命惟恐其後不知晉人之可憚也而左傳以是盟為匱盟謂諸侯畏晉而竊與楚盟竊之云者不欲人之知之也十一國之君大夫為此盟而謂之竊盟可乎晉實知之而不

敢問晉之氣於是餒矣或曰是會也楚先諸侯其得謂之霸乎曰此刼諸侯而與之盟非所謂霸也晉雖不競猶足自植春秋豈遂奪之晉而與之楚乎故繼是盟則書公會四國存晉也存晉所以繫諸侯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或曰三國之大夫方盟楚于蜀而其君乃會晉伐鄭盟楚伐鄭事之不得兼者今而兼之春秋不以為貶何哉曰存晉霸也春秋於晉每致拳拳其之意故楚

橫行中原脅從諸夏秦齊宋魯皆預盟盛矣而非春秋所與晉會諸侯僅三國從弱矣而春秋嘉之為中國喜也伐鄭所以攘楚攘楚所以尊中國魯宋衛去強盛之楚而從衰削之晉以伐有罪之國是春秋所以嘉也觀前之會十有一國君大夫皆預一以人書此四國僅從而書爵見春秋權衡衮斧之意為晉幸即為天下幸也彼謂春秋與莊共以霸者豈不陋哉鄭自邲之敗專意事楚不與晉通楚之與國也或曰

宋衛未葬亦得預於會乎曰此金革之變禮不得已而用之春秋與其會晉伐鄭不與其純吉從戎也當是時楚勢方盛而三君自拔以從晉春秋録其守義不屈特用金革變禮列之於會不書子而爵貶其用吉從戎非與之也曰魯君身預於楚之會盟復從晉為此伐其可許乎曰貶其可貶與其可與也書會嬰齊著其以望國之君會楚之公子而不以為伉也書及盟于蜀著其先為特會繼預旅盟而不以為恥也

猶幸從晉伐鄭稍足以補前過耳

辛亥葬衛穆公穆公羊作繆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宫災三日哭

穀梁曰新宫者禰宫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譏公羊曰新宫者宣公之宫也宣宫則曷為謂之新宫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常山劉氏引丹桓宫

楹為比曰此不言宣者主未遷入也不當哭書哭所
以譏愚竊以公穀之義為正也三年之喪通喪也二
十有七月而終宣公薨至是二十八月則主已入廟
此入廟之始也主方入廟而廟災焉此人情之戚成
公三日哭可謂知所哀而哀也春秋變文書新宮所
以識天變之駭異道公所戚之故也焚先人之廬猶
三日哭今先君神主始入廟而廟為火所燬人子之
痛切為甚三日哭而謂之不合於禮失春秋所以書

之旨矣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此雖非居喪愚以為當用喪禮而哭

乙亥葬宋文公

左傳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胡氏曰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隆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無事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葬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不以諸侯禮而喪其

君是之謂不臣左傳有所援矣

夏公如晉

諸侯既除喪而入見于王受黻冕之賜然後成其為君自東遷此禮頓廢然亦未有除喪而入見大國以事王之禮而事大國者也魯宣挾强齊之援弑君篡國凡可以諂齊而求説者無不為矣未除喪而會既除喪而朝雖僭事王之禮有弗避也今成公借援於晉勝齊於鞌本為季孫雪恥而所以事晉者乃率循

宣公之舊是除喪入見之禮不用之於王而施之於晉其無王之罪大矣春秋書公如晉公至自晉所以譏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義并見下兩伐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傳謂取汶陽棘不服故圍之棘者汶陽邑也春秋所以書譏魯人不當用師而取也土吾土民吾民前

日為強暴所侵陵民之戴魯未嘗忘今而故疆復歸

固百姓之所願特齊人在棘者猶為其國守非百姓

罪也遽興師以臨之如攻境外之寇故春秋以為譏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咎古刀反

討赤狄之餘也克與良夫得志于鞌不知自戢更為

此舉春秋之書之誅善戰也楚方躪藉中原晉人不

務脩明霸業圖其遠者大者旣滅赤狄又伐留吁以

為未快復興此役此逐利之師也春秋惡之屢書皆所以貶杜注謂傳文有廧咎如潰四字而經文無之以為經文有缺愚謂春秋譏晉人用師之不戢是以書夫豈謂狄失民而譏乎四字非缺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或曰此聘而尋舊盟春秋書法有異於它日何邪曰春秋先書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其

聘者君命也繼書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其尋盟者魯人求與之為盟也成公既與楚嬰齊盟懼晉人知之將以為討故因荀庚之來求與之盟以示其不敢貳晉既盟晉不得不盟衛春秋書兩及盟見是盟出於魯意而荀庚專以行之也若十一年郤犫之聘之盟則與此異大率强國之來聘而盟以臣伉君春秋多所不與列國來聘尋舊好而為盟不為伉交聘而互為盟故也義又見襄七年孫林父來聘尋盟

鄭伐許

或曰鄭自邲之役專意事楚不通中國春秋未嘗與楚同貶辭今伐許而貶之何邪曰為伐許而貶之也春秋之義先祖為善未竟子孫緒而成之是謂述事先祖有惡自知其非而改之矣子孫逐利而終成之是謂濟惡述事者人心天理之所存濟惡者無人心鄭莊先以滅許自知其大不義置之而去其悔過自咎之意見之傳詞然可述也今鄭襄公堅者怙楚人

爲巳之覆以兵加許歲至于再是必欲覆其宗社而後巳鄭莊有悔過之心而其裔孫利人之土疆而濟其惡自是許卒爲鄭所併堅實啓之春秋貶鄭良以是故或謂楚因鄭而得霸是故貶之其不然歟楚之强盛由晉君世庸大夫世専坐是日趨于削於鄭乎何誅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義併見明年歸叔姬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左傳謂晉侯見公不敬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

晉季文子諫而止甚哉魯成中無所主逐變而屢遷

也始與晉人連兵伐齊以有鞌之勝謂當與晉為睦

曾未幾日率先諸侯躬受盟於楚猶幸晉人之無討也去年如晉今年又如晉正所以救其前日寘盟之過一不為所禮又將叛而即楚不能自治其國使在我者隱然可恃是故楚之强足以動之晉之慢足以移之春秋於魯成之從楚適晉備書而無所諱貶也

冬城鄆鄆公羊作運

此魯鄆也莒之别邑亦曰鄆九年楚人入鄆是也魯自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此東鄆莒魯所爭者

也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鄆此西鄆昭公所出居者也今此所城西鄆也杜以為魯欲叛晉故城此為備恐未然魯謀叛而未果何遽至城以為備此為齊耳春秋譏魯人不務安静而輕於用民力鄆雖城何益哉

鄭伯伐許

此鄭悼始立而伐許也父死未踰年動兵伐國以君道自居無復在喪之戚是故不書子何氏謂如其志

以著其惡是也或曰伐許非父志乎曰父之所為義已之繼之為孝父挾强楚之援陵暴小國歲再用師其子繼世而不能改是之謂濟惡庸得謂之孝乎不書子而書爵絶之於名教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去年春杞伯來傳曰歸叔姬故也杜氏謂將出叔姬先修禮於魯焉故諸説多本之愚謂春秋之世倫分廢缺夫婦之道乖矣然亦有歸而未絶者見之經傳

間可考也聖人立教有以出而允於義者有以出而悖於禮者未嘗不開其改過遷善之門夫豈以遂非而不復者為是乎杞伯來朝之明年而後叔姬乃歸此與它悖義之出不可同日語矣必叔姬自不安於杞或以疾而求歸非杞之絶之也故其卒杞復逆喪以葬見同穴之義有以知其非悖義之絶愚觀書法前後而見聖人之意其歸也其卒也叔姬猶繫於杞至其逆喪許之以逆而無貶辭義未絶也疏引雜記

諸侯出夫人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故春秋於叔姬之歸猶書杞義亦通然杞伯之於叔姬實歸而未絕當以書法為斷義又見九年逆叔姬之喪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梁山崩

山崩川竭變之大者故僖十四年沙鹿崩與此梁山崩雖皆晉地而不繫之於晉為天下記異也穀梁具

載伯宗所以告其君者以為伯宗掠路人之美以為己能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續乎攘善也其實伯宗以道路鄙淺之言而復之於君失晉侯懼災之意夫子必無是言也春秋於沙鹿梁山二大異動色而書之以見天下之治亂中國之離合自是而始彼具文應變何足言哉或曰是固天下之異而皆發于晉何邪曰周自東遷賴二霸以存齊既衰獨有晉在而比歲以來君庸臣貪坐隳霸業晉之削中國之憂也意

舊史必書晉梁山崩春秋削之惟書梁山崩實為天下記異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也簡王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于幽之同喜其同也盟之盛也新城斷道而亦書同盟幸其猶能同乎中國也至是書同盟則例之變也

天王崩告命已行於天下而諸侯不戚不奔相與爲此盟無王之罪大矣春秋於王崩之後繼書同盟貶也或以爲鄭久叛而始服齊既預於蜀之盟兹復躬預此會喜其同外楚故是以書同愚謂齊鄭之服非心服也是時諸侯實兼事晉楚晉人明知而不悟何有於同義又見十七年柯陵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宫

案左傳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如傳文則立武宮者立此宮以誇示功伐如楚潘黨請築武軍之類耳公羊子以為立武公之廟禮明堂位魯用天子禮魯公為文世室武公為武世室則武公廟乃魯國世世不毀之廟何待今日而始立之乎杜氏謂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兼取二說愚以春秋書法而觀立者不宜立者也禮大傳記云牧之野武

王之大事也既事而奠奠於牧室傳者以為作新宫而奠祭葢即戰勝之處作宫以告成事楚莊邲之勝祀於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還此雖僭禮然不過草次作宫非立宫也意季氏有取於此乃於師還飲至之後立宫國中以告成事而名之曰武宫非必武公之宫也書立武宫譏非所當立而立也與立煬宫辭同而義異

取鄟

春秋書滅國誅其滅人之國也故傳者以為亡國之善辭魯滅國或書入或書取為魯諱也無駭入極乃滅國書入之例此取鄟及襄十三年取邿乃滅國書取之例僖十七年滅項直言以公在會季氏擅兵滅國直書以貶之惟宣九年取根年諸說不同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據左傳諸侯謀復會宋公辭以難晉伯宗衛孫良夫鄭人及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經惟書衛不與晉

人率蠻戎而攻中國也去年冬宋實預蟲牢之盟今一辭會而遽加之以兵以為未快復命魯人繼之前日楚莊圍宋歷三時之久國幾斃而晉不能救但曰鞭長不及馬腹今宋人一辭會而伐之至再晉景惛而愚諸大夫狠而肆事多類此春秋聯書魯衛二侵責晉深矣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叔肸子子叔聲伯

壬申鄭伯費卒悼公也

未葬而有楚師喪不如禮舊史闕言葬聖人因之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春秋聯書魯衛之兩侵固責晉也叔仲帥師俱行又所以責魯也晉為不道既命衛人戎蠻侵宋復命魯人繼之魯固為晉所迫不獲已而為此行止當持偏師以往姑塞晉意不當用大兵命二卿俱將以出是魯亦有責焉耳春秋並書二帥所以貶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之襄悼繼世加兵于許楚人討之執其二大夫執之是也鄭以為憾去楚而從晉中國諸侯叛而復歸固所當受然亦當稍示警戒使楚人聞之知中國之猶有政令今受之而與之盟大會諸侯而矜耀其至所以致楚師也或曰楚伐鄭喪春秋其無譏乎曰楚於僭王無忌何有鄭喪故無責焉耳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公羊作侵鄭非

或曰春秋之義救而次者皆有貶是役也晉與楚遇軍帥之欲戰者衆三卿荀首士燮韓厥獨持不可欒書因之以還春秋許之以救其無逗撓之責乎曰據左傳晉與楚先遇于繞角楚師還則鄭旣免矣晉移兵指蔡復與楚遇于桑隧楚欲戰晉乃引還則蔡亦免矣如傳所云鄭以晉救而免蔡以楚救而全故雖逗撓而春秋無責非取其遇敵而避之也鄭人去楚

即晉託國於我者也若每遇輙避而惟責小國之必從於我夫豈春秋所善乎胡氏引舜格苗文王降崇事為言論則高矣美矣其如危國之望救何以師救人遇敵而避之春秋所以責也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魯之郊愚於僖三十一年既詳著其義矣春秋於魯郊或譏失禮或以紀異僖之始卜譏失禮也宣三年

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四書牛傷則以記異也穀梁子所謂展道既盡而猶不免有傷者也此郊牛再食不皆在正月内春秋聯書以著上天示異之意許氏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繼作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成始弗戒矣

吳伐郯

吳始見經吳太伯之後也而以號舉貶之也為其踵楚僭名竊王大號故與楚同貶聖人作春秋垂世之

法也或曰案國語吳本伯爵後益强以子書亦不與之以伯爵其春秋之法仲尼之制歟曰否春秋諸侯犯上干紀罪有大於吳者不聞有所降黜獨於太伯之後黜伯從子國語之說其不然乎吳與楚為敵其來已久春秋不書今伐郯而始書志其始為中國患也郯太皥之後國雖小尚有典刑昭十七年郯子來朝聖人訪之以官名尚有取馬異時脩春秋書吳伐郯貴之也貴郯而賤吳惡僭王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三望義已見僖三十一年

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此郊用夏正之意也魯人每郊必卜春而卜不從則以夏夏而卜不從則以秋蓋自知其為僭故卜之而後敢行耳而是郊也復與前異春而牛死免牛則不郊矣至夏五月而忽講三望之禮非郊之時復非望之時可無講而猶講春秋書之所以譏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此合諸侯救鄭因以同盟幸諸侯之猶同也晉前此救鄭皆以大夫帥偏師以行楚人止而索戰則皆遂巡引避自以為得計意其君亦悟至是合九國之師自將以行春秋爵諸侯而書救鄭襃之也春秋為中國慮晉人稍能自振則動色以襃之荆楚盛兵憑陵

則屢書以斥之諸説謂春秋與楚以霸非知春秋者也是役也不書戰而言盟楚避晉也重以吳入州來故楚人奔命自救不暇蓋中國自治之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吳伐郯春秋所憂也入州來又春秋所喜也州來楚邑或以為楚之附庸直書州來以其為要害之地吳楚所必爭吳得之可以制楚為中國之喜也亦猶諸

侯城鄭虎牢不書鄭以其為中國要害之地城之而鄭服楚不敢爭也楚莊共乘晉政之不競竊霸威以脅制諸夏不虞太伯之後忽有興者於是吳入州來楚始知懼蒼姬之福祚未艾良以吳故而君臣上下悉均不知秉周禮以同於齊晉所以終於無成春秋雖欲進之於中國有不可得也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外交强國以伉其君衛之孫魯之季其尤者也林父自結於晉之權臣為日久矣至是奔晉挾盟主以抗其上未幾返國值衛衎繼世不能君林父乘而作亂稱兵犯上逐其君而立巳所善之公子卒之入戚以叛為衛國患者幾四十年晉實主之衛事晉無違而晉之昏君强大夫黨其叛臣為之羽翼何以勸人臣之事君者衛獻魯昭所以失國晉實為之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春秋之義莫大於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晉侯之使韓穿是也夫汶陽魯之土田受之於王者先為齊所侵晉挾魯衛伐齊取其侵地以歸之于魯魯之舊物本非齊有也晉既已歸之于魯復命魯人返之于齊愚不知晉侯之使韓穿何以為之辭也春秋書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見其名之不正言之不順而難乎其為言也歸之于齊非所歸而歸也

或謂季文子陳義以拒穿故經於齊無取田之文以為晉雖來言魯卒不與此則未可知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蔡楚之與也晉人侵蔡攻楚之與國亦所以報其伐鄭也然蔡近於楚服楚之日多從晉之日少與陳鄭異晉未能制楚而務侵小國以為功春秋不與也是故欒書此出以侵書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昏禮不稱主人義見隱公二年紀裂繻來）

華元之來聘共姬也（宣公女伯姬）公孫壽之來納幣也昏禮不稱主人此再書宋使譏也義詳見紀裂繻之來然宋之請昏於魯用禮甚勤前所未有也昏禮有所謂下達者禮之始也華元來聘乃宋公始使請昏俾上卿通其意禮所謂下達者也此媒氏之事今使命卿宋所以尊魯而重昏也魯既許之公孫壽繼至納

幣再以卿行禮亦重矣公羊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以宋人篤於用禮而備書之傳者謂宋三世內娶故卿權伉於君令而結昏於魯宋共殆有意於正家者也書公使大夫雖若有譏而再書命卿之來則錄其重昏之意春秋於內女之適人其謹如此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同括之死以左傳而言死於欒郤莊姬之譖不以其罪但史記載屠岸賈事謂岸賈為司寇追論趙盾弒

君之罪殺同括誅滅趙氏公孫杵臼程嬰匿武而免之諸儒多不取其説愚以當時之事而觀二説當兼取晉成景之世諸侯互相吞噬意者欒郤欲兼并趙氏假手於屠岸賈而為此耳是時晉卿怙權必不容疎遠之臣專行誅戮蓋莊姬欒郤譖之於内而岸賈以司寇行其戮於外同括實無罪晉景惛於讒而殺之春秋不與諸侯之專殺大夫而況一朝殺無罪之兩大夫乎稱國以殺殺無罪也厥後厲公之殺三郤

實效景之所為此殺無罪彼殺有功於是羣下畫叛起而圖之厲以弒死晉之政權下移於卿以迄於亡景實啓之耳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公穀作錫命

天王錫命於魯凡三見莊王使榮叔錫命桓公王不稱天譏錫命於簒賊也襄王使毛伯錫命於文公初嗣位而命之為君春秋若無譏今成公即位八年未嘗朝周復無勞能之可録簡王忽使召伯來賜之命

王稱天子春秋不無譏矣或曰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其非貶歟曰天王者尊名也春秋特為此名示人君之尊與天同其大以别異於僭王令變文而書天子寧無譏乎若錫命與賜命其義均也劉氏引戴記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以為次國之君不過七命令而加賜服過其爵愚以為成公方在童年周人未應加賜亦始命之為君耳成立時尚幼令而稍長請命於周王賜之耳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義已見五年又見明年逆喪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左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士燮不可乃俾僑如以師會七年吳伐郯晉不能救力屈而事吳豈其得已晉遽與三國之師以伐之晉無道矣不能制楚而惟欲服鄭不能制吳而欲責郯當其救則逡巡而引還當其伐則勇往而弗恖

晉之君臣無能甚矣先書吳伐郯此書三國會伐郯不能救之又伐之著晉之罪所以貶也

衛人來媵

自入春秋内女之適它國者有矣諸國之來媵者亦多矣而春秋不書至是伯姬將歸于宋衛人晉人齊人皆來媵春秋特為書著伯姬有賢行諸國樂以其女為媵也古者諸侯娶嫡夫人及左右媵各以姪娣來從是謂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也然小國有不能

備媵焉今齊晉之大忌其勢而以其女為伯姬媵春秋屢書而不厭其煩貴之也左傳曰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以齊人之媵為非禮劉氏謂必同姓而後可則嬴姒嬀弋之國有不能備媵者矣但此三國來媵合嫡夫人之姪娣則為十有二女春秋所以備書抑亦譏其過制以為宋人當援禮制以辭譏在宋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夫婦大倫以義而合者也有過而出事之必不獲已者也而禮有所謂無子而出者則禮之疑也檀弓載孔氏不喪出母又經之疑也聖人之身天下萬世所視以為準的者安有簡薄倫類如檀弓之所載者乎愚觀春秋書叔姬之事而見聖人厚倫之意檀弓所言出於漢儒附會決無是也而又託為子思之言謂道隆而隆道污而污語意不瑩重為後人之惑衰世薄俗有不足於夫婦者每藉是以文其過其害甚大

昔年讀禮嘗著論以非之然未有以深闢其說茲因
杞姬之事而知檀弓所載之為誣也審矣叔姬之歸
傳不言其故而自始歸至于卒以及逆喪皆繫之於
杞春秋與之能歸而為之書也自是以來見之史傳
去婦復還者多矣是皆孔氏之遺訓蓋有出而復者
未聞既出而遂絕既絕而不可復者也彼謂子思不
喪出母者齊東傳聞之說子思子重受其誣不得不
辨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公至自會

或曰是會也左傳云為歸汶陽故諸侯貳於晉故晉人為此會以尋盟則是盟也其不得為同盟乎曰春秋書同盟有喜其能同而書同盟者有幸其能同而書同盟者自清丘斷道以來楚兵横行中原晉政日趨於亂而春秋猶書同盟幸其猶能自同於中國云

耳非夫同心一德以尊天子而獎王室如桓文盛時事矣

二月伯姬歸于宋

伯姬歸宋自始至成禮七見之經貴之也彼與鄫子遇使來請已者春秋不以其汚簡冊而猶書之賤之也此貴之彼賤之所以垂法於後焉耳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禮婦入三月廟見婦禮乃成則女家使大夫聘問謂

之致女所以篤昏姻之好齊仲年之來傳言致夫人在它國則以聘書在魯國則言致女宋始者以命卿將事故於禮之成也亦以命卿致女胡氏謂致女使卿非禮也愚觀春秋書法似無譏

晉人來媵義見前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

晉欒書帥師伐鄭

書晉人執鄭伯專罪晉也左傳謂楚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夫楚强國也而云以賂求鄭論者疑焉蓋楚非輸賂之國鄭必不以宗社之存亡貪得賂而為人役也良以晉景愚闇不君舉動乖外無以大服諸侯之心而又取魯之汶陽以市恩于齊諸侯因此懷貳鄭之叛去端以是故耳據傳鄭伯如晉晉人執之是鄭伯猶未忍告絶于晉晉遽執其君以伐其國晉政外矣執諸侯而不歸之京師兼有無王

之罪故書人書伐書執誅晉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春秋責莒之不治亦責晉也左傳載莒子答巫臣之言自以僻陋在夷不為繕完之計楚人乘之浹辰之間三都皆隳春秋書潰書入責莒之不能撫民且無素備也然楚之伐莒以救鄭也莒同盟諸夏馬陵及蒲皆預晉坐視其危亡而莫之恤春秋所惡也鄭盟

楚則執其君而伐之莒危亡則置不問盟主之道固如是乎春秋不責晉而誰責

秦人白狄伐晉

宣八年春秋書晉師白狄伐秦譏晉也然晉猶書師也今秦狄伐晉書秦人白狄伐晉儕秦於狄貶秦也則奚貶乎以其黨於楚而為之出師也前日秦晉交兵自為其私曲直猶有所在今也楚人爭鄭正急出師潰莒以撓晉而乃率白狄戰其東欲使晉人不知

所備而置鄭以去其為楚謀善矣然舍中國而甘為楚人之役秦之所以自處者卑陋甚矣是故貶

鄭人圍許

鄭伯在晉鄭之臣子出師圍許曰將以歸君而春秋不與也傳言公孫申之謀曰我出師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吁以是為歸君之謀則可以是為事君之道則不可也晉惠在秦晉人雖征繕以輔孺子而使乘絡繹以歸君為請秦卒歸君烏在

其為詭謀也

城中城

中城者左傳杜注以為魯邑在東海廩丘西南穀梁曰非外民也范注謂春秋譏公恃城自固不復能衛其人民自以中城為國中之城而定公六年又書城中城曰三家張也以是觀之城中城者城國中之城耳魯人以楚潰莒之故不無震疊之恐故城中城以自固非杜氏所謂廩丘者矣春秋之書之譏其不務

撫民城雖固誰與守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七